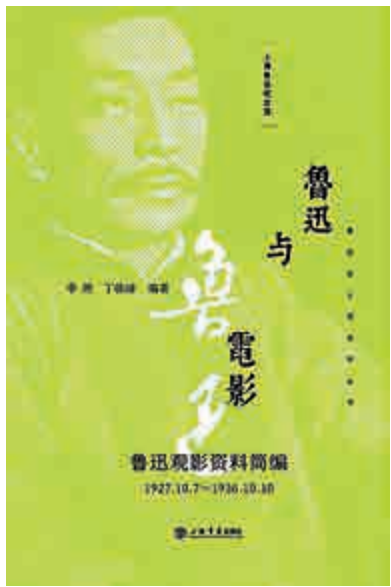


# 大先生看過的電影

## 讀《魯迅與電影》的收穫與思考



▲李浩、丁佳園編著《魯迅與電影：魯迅觀影資料簡編（1927.10.7-1936.10.10）》，上海書店出版社

魯迅愛看電影。這一點不少人都提到過。比如，電影評論家鍾惦棐在一九八一年的一篇文章中說：「魯迅晚年很喜歡看電影，多半也是為了休息。如果走進電影院，亦如他坐在書桌前一樣，沒有些兒閒適可言，那麼電影對他也就失去一樣了。」在《論魯迅的電影觀》中，他又說：「但對電影，他卻是另外一種心情：休息，認認真真的休息。座位要最好的（樓座第一排），從容而去『僱上汽車，無分遠近』」。上海時期的魯迅密集地看電影，幾乎成了一個影迷。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他在寫給學生廖立峨的信裏說：「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為熟人太多，一直靜不下，幾乎日日喝酒，看電影。」

那麼，魯迅到底看過了多少電影，又分別是哪些呢？新近出版的《魯迅與電影：魯迅觀影資料簡編（1927.10.7-1936.10.10）》給我們解答了這個疑團。

胡一峰

《魯迅與電影》是「魯迅在上海資料叢書」之一。作為一本資料性的著作，本書的主體部分以魯迅日記為依據，對魯迅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間日記中提到的「觀影」逐一作了考證，所用史料主要是《申報》。從書的內容來看，除了小部分未能查實外，魯迅在上海十年間看的絕大部分電影都可以查考。從劇目上看，魯迅在上海一共看了一百四十四部不同的電影，絕大多數只看了一遍，也有一些影片被「二刷」甚至「三刷」。

### 「獸片」最受魯迅青睞

有意思的是，魯迅所看電影的類型極為廣泛，劇情、冒險、喜劇、動作、犯罪、戰爭、愛情、恐怖、科幻、傳記等。其中，最受他青睞的是一種當時被稱為「獸片」的電影。這種電影是荷里活類型片之一，一般以野生動物為主題，穿插了探險、叢林以及自然風光等元素，給人以新奇之感，代表作如《人猿泰山》（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五日，《人猿泰山》在上海放映，魯迅「夜邀三弟、蘊如及廣平往上海大戲院觀電影」，看的就是這一部。《申報》當日廣告稱「一切獸片之權威！透視二十世紀的真美與真善。」此前，《申報》還刊發過一篇影評，說該片「凡搏獅御像之驚險，抗虎拒獵之奇觀，均屢見所未見。」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魯迅的日記中記載前往上海大戲院觀電影《Ubangi》。這也是該年上映的一部「獸片」，中文名為《獸國奇觀》，《申報》稱之為「探險家的一生歷險記，獸片中的一支生力軍。」同年二月二十二日，魯迅一家到虹口大戲院看《非洲小人國》，這部影片講述的也是叢林探險故事，影片廣告語說：「價值連城譽滿全球空前獸巨片。實地拍攝，並未刪減。」

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那麼，魯迅為什麼喜歡看此類影片呢？本書編者之一丁佳園在《略談魯迅在上海所看電影類型》一文中，引述了許廣平的回憶：魯迅「選擇片子並不苛刻，是帶着實地參觀的情緒去的，譬如北極愛斯基摩的實地生活

映演，非洲內地情形的片子等等，是當做看風土記的心情去的，因自己總不見得會到那些地方去。」許還說，「戰爭片子或航海、航空演習片，也喜歡去看，原因覺得自己未必親自參戰，或難得機會去看實際的飛機、兵艦之類罷。」

如前文所引鍾惦棐所言，魯迅看電影主要是為放鬆神經。「獸片」驚險刺激，充滿視覺奇觀，正是放鬆心情的上佳之選。當然，本書還引用了樂融在《電影——魯迅洞察社會的另一窗口》中的觀點：「這些影片中的動物被賦予了人的情感，卻又比人更純粹、更直接、更團結、更友愛、更有力量，當然也更具備『獸性』。」而這種「獸性」正是魯迅認為中國人所缺失和應借鑒的。這就對魯迅的電影觀作了更「深刻」的解釋。

不過，從史料的角而言，微言大義式的判斷可能很難坐實。魯迅本人在給友人的信中，曾這樣談到自己的觀影意圖：「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電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麼『獲美』『得寶』之類，是看關於非洲和南北極之類的片子，因為我想自己將來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極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點見識了。」多次和魯迅一起去看電影的王蘊如也說，魯迅喜歡看紀錄片，看各地的風土人情。因為他認為這些地方不可能去遊覽，但可以借助電影了解。這都和許廣平質樸的說法相融合。而在歷史問題上，越是質樸的東西往往越有解釋力。

以我想來，魯迅雖為大文豪，但早年學醫，身上始終有「工科男」的影子，探究自然社會的奧秘，對他來說，可能是滲入潛意識的一種審美偏好。中國古人有「卧遊」之說，指在室內觀看山水畫或遊記



▼距離魯迅寓所最近的是四川北路虬江路口的上海大戲院

代替遊歷，到了魯迅的時代，電影已經誕生，銀幕當然比文字的遊記或山水畫更加直觀生動，那麼，魯迅把「卧遊」發展為「影遊」，也就很自然了。

### 好電影與壞電影

對於電影，魯迅似乎秉持着「觀而不評」的態度。雖然他看的電影不算少，但留下評論極少，據本書另一位著作者李浩在《魯迅觀影談》中統計，魯迅直接點評過的影片不超過十部。其中多數獲得了差評。

比如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在奧迪安館看滑稽片《狼狽為奸》，留下了「殊不佳」的評論。同年十一月十三日，魯迅到國民大戲院看了《銀谷飛仙》，評為「不佳」，「即退出」，又到虹口大戲院看《人間天堂》，「亦不佳」。根據本書的考證，魯迅可能記錯了這兩部電影的放映地點，但觀影體驗不好應是真的。一九三五年四月三十日，看《荒島歷險記》，評為「甚拙」。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看《未來世界》，也給了「殊不佳也」的評語。

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的信中，魯迅提到他看了《克來阿派忒拉》，發現「並非廣告上說的那麼好的電影」。要說當時的廣告也確實比較浮誇，將此片稱之為「巨製」，「攝製費用達八百萬美金，歷時一載有半。」對這樣的電影廣告，魯迅一直



▲一九三四年國泰大戲院的電影廣告

頗有微詞，他曾說過：「上海的日報上，電影的廣告每天大概總有兩大張，紛紛然競誇其演員幾萬人，費用幾百萬，『非常的風情，浪漫，香艷（或哀艷），肉感，滑稽，戀愛，熱情，冒險，勇壯，武俠，神怪……空前巨片，真令人覺得倘不前去一看，怕要死不瞑目似的。』」

除了以觀影感受與廣告相對照而衡定影片的質量外，魯迅對於改編劇也有所評價。上文提到的《克來阿派忒拉》就改編自莎士比亞。克來阿派忒拉即Cleopatra，埃及女王，是莎士比亞筆下最有魅力和神

采的女性之一。魯迅在其他文章中也多次提到，且讚賞有加，不料電影不如人意，他的失望可想而知。

不過，也有改編劇被魯迅極力「點讚」的。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三日，魯迅在山西大戲院看電影《哥薩克》，日記中寫了「甚佳」二字。雖只有兩個字，但對於寫日記惜字如金的魯迅而言，這已經是對該片的盛讚了。本書中所附資料顯示，此片上映於一九二八年，改編自托爾斯泰的同名小說，是一部無聲影片，「述說俄羅斯與土耳其國之劇戰！寫鐵血男兒與女性男子的對照！」第二天，王蘊如來訪魯迅，「贈養四片，雞一隻」，於是，魯迅和王蘊如，以及昨天剛剛一起看過《哥薩克》的許廣平、周建人，又到山西大戲院「二刷」此片，足見魯迅對這部影片是「真愛」。有些遺憾的是，魯迅留下的「影評」實在太少，讓我們無法全面地了解他對電影的看法。

本書搜集的資料中還有些有趣味的小故事。魯迅一首詩中有「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之句，對於海嬰，魯迅充滿了愛意。日記中多次記載了和海嬰一起看電影的事。比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魯迅夫婦帶着海嬰看了兒童電影《米老鼠》和《神貓艷語》。次年四月二十日，又帶着海嬰看「米老鼠兒童影片」，本書著者查索後發現為《米老鼠

大會》動畫短片合集。六月二十九日，第三次帶孩子看《米老鼠大會》。「三刷」影片的紀錄，在魯迅的觀影史上並不多見，也可見他對孩子的愛。

童年周海嬰不懼「恐怖片」

魯迅還帶孩子看他自己喜歡的「獸片」，目的卻是對海嬰開展「警示教育」。「我這裏的海嬰男士，卻是個怎麼也不肯學習的懶漢，不讀書，總愛模仿士兵。我以為讓他看看殘酷的戰爭影片，可以嚇他一下，多少會安靜下來。」魯迅為「嚇他



▲《人猿泰山》（一九三二）劇照



▲影片《獸國尋屍記》根據考古學家在巴西被當地人殺害的真實事件改編



▲魯迅曾觀看過的蘇聯影片《夏伯陽》的海報

一下」而帶海嬰所看的影片，確實比較恐怖。比如，前文提到的被魯迅差評的《未來世界》。這是一部科幻影片，講的是在戰爭導致的瘟疫和無政府狀態下重建文明的故事故事。還有一部《獸國尋屍記》，更加「過分」，根據考古學家在巴西被當地人殺害的真實事件改編的南美洲亞馬遜河流探險故事。《申報》的廣告這樣介紹：「一部荒蠻的怪異志，黑人如厲鬼，火烤活人頭。極度殘忍，極度恐怖，極度野蠻，極度驚人！世界唯一探險家戴亞提司令實地攝製。」考慮到當時周海嬰年方六歲，魯迅這一劑「警示教育」藥下得確實過於生猛了。不過，藥效似乎並不好。魯迅說，「不料上星期帶他看了以後，鬧得更起勁了。真使我啞口無言。」在一封信中魯迅還說，海嬰看了探險的紀錄片後，竟然還萌生了探險的念頭，「想上非洲去，旅費已經積蓄了兩角來錢。」凡此種種，讀來令人忍俊不止。

總的來說，《魯迅與電影》這本書提供給人挖掘的空間頗大。比如，魯迅觀影同伴中比較固定除了許廣平外，主要是周建人、王蘊如。通過對魯迅共同觀影人的梳理，我們可以深化對魯迅上海時期生活交往的認識。再如，電影在魯迅的社會活動中也發揮了媒介作用，一九三五年，他出席蘇聯大使宴請時，就在蘇聯駐滬領事館看過《夏伯陽》；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他又再次在上海大戲院觀看了此片，這些細節也透露出魯迅對蘇聯的態度。此外，本書還提供了一種方法論啟迪，即將日記史料與社會史料對照閱讀、考訂，顯然這既有助於對歷史人物的理解，也對理解一個時期的社會文化史有幫助。除魯迅之外，近代文化人如吳宓等均有大部頭日記存世，如果進行綜合比較，又或可別開近代電影史、文化史之生面。當然，美中不足的是本書主要利用的只是《申報》資料，如能將更多上海電影資料匯編入書中，對於讀者而言，作用就更大了。

或許有人說，電影在魯迅的人生中所佔比例太小了，而且這些資料過於瑣碎，也過於個人化，我們閱讀這些資料的意義究竟何在呢，是否會陷入魯迅曾寫到過的苗字有五種寫法的誤區呢？在筆者看來，魯迅是一代文化巨匠，閱讀和理解魯迅，乃是理解中國之永恆課題。孔子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這條美食原則完全可以搬用於閱讀魯迅。越是最大限度地還原、重構魯迅的生活，我們就越有希望接近、讀懂這個偉大的靈魂，也就越有可能真正理解中國和中國人。



掃描QR Code 上大公網瀏覽更多讀書資訊